

月 黑 夜

著

· 楊

楊





月 黑 夜

楊 朔 著

生 活 · 讀 書 · 新 知

三 聯 書 店



614 • Q 289 • 32 K • P. 140 • \$4.4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北京初版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三版

京華印書局承印

北京造 8001—15000 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

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

目次

大旗·····	一
霜夜·····	三一
麥子黃時·····	四
月黑夜·····	五七
風暴·····	七
家鄉·····	三
模範班·····	九

大旗

這是一九三八年冀東人民抗日鬥爭的一個側影。鬥爭從七月八號起，到十月間才稍稍平息。全冀東二十二縣，除了昌平、臨榆，沒有一處不曾捲起暴動。參加的人數約計十幾萬，當時的領袖是李運昌，後來他在抗日期間一直是堅持冀東游擊戰的司令員。

一九三八年四月，清明節前後。

北寧路上，一列客車從天津開來，離灤縣不遠時，停在一個小站裡上水。站台十分冷清，只見一個商人模樣的旅客，從三等車走下來，右肩抗着個被捲，左手提著個藍布包袱，蹣蹣跚跚地朝站外走去。他是個矮胖子，黝黑的圓臉泛着油光，兩隻小眼閃射着針尖似的光芒。

路警攔住他問：『包裡什麼東西？打開來看看！』

旅客趕緊放下行李，撩起青線呢長袍，蹲下身，忙忙地解開包袱。滿臉陪着笑說：『看吧，看吧，不過是些不值錢的湖筆，剛從天津販來，打算到這一帶小學堂做做

生意。』

路警彎下腰，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筆翻了翻，又吩咐旅客打開行李捲，草草地看過一遍，這才把手一揮，昂着頭走去。筆販子耐着心性，重新把行李收拾停當，斜瞟了路警一眼，迎着一陣風沙走出車站。

風從東南吹來，漫野浮蕩着青草的氣味，還夾雜着肥料的氣息。幾天前落過一場好雨，泥土又鬆又軟，正是絳穀子的時候。糞早送過了，一簇一簇地堆在田裡，可是奇怪，到處竟不見一個犁地的農夫。莊稼人向來最怕誤了節期，於今放着地不種，却集合一起，拖成長長的一條線，離車站約摸半里路，忙忙碌碌地開什麼呢？筆販子一邊尋思，一邊順着道路朝前走去，近了，才看清楚大羣的農民正在修築一條公路。他們的氣色都很陰沉，不大作聲，只是機械地忙着鏟土，把路基墊高。公路貫穿過肥沃的田野，佔去大片的麥地。麥苗已經長到七八寸高，顏色變成碧綠，每一鐵鏟下去，便被翻掘起來，連泥帶土拋上路基。

筆販子走攏近一堆人，覺得累了，把行李擱到地頭上，坐到被捲上去，想要歇歇腳，離他不遠，一個莊稼人坐着抽烟，臀底下墊着自己的鞋，身旁插着一張鏟。這個人看上去將近四十來歲，前額橫刻着幾道很深的皺紋，眼眉和鬍鬚又粗又黑，像是刷子，

鼻孔的黑毛特別長，筆尖似的，到外邊。他用兩手抱着膝蓋，嘴裡含着烟袋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，神色十分呆滯，彷彿和誰嘔氣。

一個塌鼻頭的漢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，對他勸道：『快來做活吧，殷老大，別儘自發呆，叫監工的看見，又是一頓打罵！』

殷老大嘆了口怨氣，却不動彈，也不說話。筆販子從旁邊瞅得明白，便從腰裡掏出一枝香烟，湊到殷老大身前，躬着腰說：『借光，老鄉，給我點火。』

他把紙煙對到莊稼人的煙袋嘴上，吸着了，並撩起大襟蹲在旁邊，拉起話來：

『今年的年景不壞吧？舊年冬天缺雪，這一春雨水不斷，麥子長的還滿旺盛。不過這是誰家的地，糟場這樣子，叫人看見都心痛！』

殷老大的聲音帶點抖顫，不覺接嘴嘆道：『眼前這三畝地都是我的，祖上辛辛苦苦，留下幾畝命根子，日本人說聲修路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給佔去，口頭雖說給地價，還不是騙人的話！麥子算完蛋了。再有幾畝穀子，到如今還沒耨下種籽，你看這日子怎麼過？！』

筆販子很快地眯了幾眯眼說：『噯呀，穀雨都快過了再不耨地，不就晚啦？』

殷老大聳起兩道眉毛，恨恨地答道：『誰說不是晚啦！眼前這些人，那個心裡不急

得像一團火？日本人可不管這一套，只顧修路，凡是村裡能動的人都趕出來，從早到黑，累的要死，一個大錢也不給……』

他驀然停住嘴，不安的乾咳幾聲，敲淨煙鍋的灰，把煙袋插到脖子後，又忙着從臀下抽出鞋來，往腳上穿。筆販子一抬眼，望見遠遠走來一個監工的日本人，腳上穿着馬靴，兩手反背在身後，橫拿着一根木棍。一個莊稼人做得稍微慢點，監工的便跨上前去，大聲地吆喝，又舉起短棍，做出要打的手勢。殷老大穿上鞋，急忙站起身，拿着鐵鍬走入修路的人羣中，動手挖起泥來。沿着這條未完成的公路，隨着無數鐵鍬的揮動，多少莊稼破壞成爛泥，多少田地改變了原來的形態！這是一片被蹂躪的土地。

×

×

×

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，一顆心也被蹂躪得遍是創傷，差不多粉碎了。從他記事那一天起，向來就沒度過好日子。他是個很守本分的莊稼人，父親死得早，母親把他拉大，十四歲那年就給他討了個將近二十歲的女人，指望家裡添人口，添份力氣，可以支撐莊稼營生。女人結實得像頭驢子，過不幾年，替他生了個孩子，名字叫犂頭。這時殷老大長成強壯的小夥子，一年到頭，埋着頭做活，只想守家在業，把莊稼日子扶植起來。可是直奉戰爭爆發了。他的家離鐵路三二里路，兵荒馬亂地，捲進漩渦當中。他領

着母親和家小，跟隨村裡人逃荒，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隊的敗兵，一家衝散了，他揹着犂頭，好不容易才尋到母親，女人却失落得不見踪影。有人說看見她叫敗兵擄去，又有人說看見她披散着頭髮，朝一個方向跑去。總之，以後根本聽不到她的消息，多半死了。殷老大變得十分陰沉，整天緊閉着嘴，有時喝點酒，醉了，便指着天罵道：

『老天爺不睜眼，怎麼專和窮人做死對頭！』

他的心情像是連陰的天氣，多年以來，總不見開朗的日子。犂頭漸漸地長大，他把希望全寄托在兒子身上，盼望賺幾個錢，給兒子娶房媳婦，可以傳宗接代，將來自己死了，也可以有兒孫替他祭掃墳墓，他母親有時勸他再討個女人，他却一口回絕道：

『討個老婆就得花幾百，咱們那來的錢？再說，犂頭這麼大了，我不願意給他弄個後娘，叫他埋怨我一輩子！』

他的願望却不容易實現。一天，村裡傳說日本人佔領東三省了。殷老大以為東三省在山海關外，距離他家很遠，不礙他的事，所以漠不關心。又一天，傳說長城邊爆發戰事了，他才有些惶張，心裡記起舊日的創傷，生怕戰事再蔓延到灤縣。

戰事不久便停止，他似乎用不着惶張了。可是，一件夢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了。

村長走來對他說道：『老大，世界變了！你知道麼？聽說中國和日本定了什麼協

定，把咱們冀東劃成停戰區，不准駐兵；又有個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，楞逼着每村出槍練自衛軍，辦聯莊會，還得先派兩個人到城裡保安隊受訓，以後好回來教本村人。犁頭年輕力壯，正好算一個，村裡打算派他到城裡去受訓……。」

殷老大的前額彷彿挨了一棒，腦殼似乎炸裂，失去思想的能力。他只有犁頭一個兒子，奪去他，就等於奪去他的命根子。他百般地哀求，但是沒用。村長在村裡便是小皇帝，誰敢違拗他的話？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，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確變了。捐稅越發加重，壓得他直不起腰，骨髓差不多都被壓榨出來。高麗和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蟲，帶着白面和鴉片，到村裡開設起『洋行』，把樸素的農村靡爛。這以後，情勢轉變得更加急快：冀察政委會彷彿昨天才成立，永定河上又起了戰事，冀東便像一張荷葉餅，囫圇圖圇地吞進日本劍子手的嘴裡。殷老大感到絕望，尋思再沒有翻身的日子，只好等死。

犁頭的行事更加使他憂愁。最初，他以爲兒子當了保安隊，早晚必定叫槍子打死，不會活着回家。但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，犁頭居然回來了，不過不再是原來的犁頭，却沾染着一身壞習氣。他的頭上留起頭髮，學會抽紙烟，還時常斜着門眼，含着香烟，對女人調調情。他本來就楞頭楞腦，帶點俏氣，於今簡直變成流氓。這還不要緊，最叫殷

老大痛心的是他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，常往白面館跑，沒錢抽時，便從家裡偷東西變賣。聯莊會看他太不務正，把他開除，他却瞪着一對鬥眼，臉紅脖子粗地罵道：

『王八蛋操的，不用和老子爲難，等我告訴日本人，叫你們知道個厲害！』

殷老大氣得抓起一條長板凳，趕上去罵：

『小鬼崽子，老殷家缺了幾輩子德，養出你這個東西！你張口日本人，閉口日本人，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壞了，到死也不知道反悔，等我打死你再講！』

犁頭却扮了個鬼臉，撒開腿朝白面館跑去。

×

×

×

就在殷老大遇見筆販子那天，雀迷眼的時候，修路的農民才散工。殷老大懷着一顆沉重的心，走向家去，天色已經蒼黑。犁頭的奶奶張着兩手，嘴裡喊着——啞，啞，正在院裡趕一羣雞進窠。一隻小公雞很調皮，怎麼也不肯聽話，幾次來到窠口，側着小頭望望老奶奶，拍拍翅膀又跑到一邊去，累得老奶奶轉來轉去地趕，嘴裡囁囁地抱怨道：

『小死物件，我看你往那跑？我看你往那跑？……唉，唉，我六十多歲的人啦，看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見，老天爺不睜眼，叫我怎麼過！』

她的聲音像哭，又像嘆息。每逢她遇到一點不如意事，便要觸動傷心，自言自語地抱怨天，抱怨人，抱怨自己的命苦。殷老大把鏟倚到牆上，沉着臉走到灶邊，揭開鍋蓋，鍋裡冒起一陣熱騰騰的蒸氣。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爛的白米稀飯，坐在門坎上，左手托着碗，右手便用筷子往嘴裡嚥嚥嚥地扒飯，眼睛望着碗，一聲也不響。

犁頭的奶奶關好雞窠，重新結了結包頭的手巾，又搖擺着兩手走到牲口欄旁，解開繮繩，牽出那頭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驢。小毛驢蹺起鼻頭，在地上聞了一陣，然後跪下前腿，後身隨着也臥下，快活地打起滾來。什麼地方有驢叫，牠陡然臥直身子，舒長脖頸，聲音一伸一縮地大叫起來。老太婆使勁地扯了幾下繮繩抱怨道：

『叫什麼？說你也不肯聽，說你也不肯聽！唉，唉，誰都惹我生氣！幾時我兩眼一閉，心裡才乾淨！』

月色很好，陰曆大約是十二三。全村籠着一層蒼蒼茫茫的烟霧，春天的黃昏顯得又深沉，又寂靜。殷老大觸動心事，抬起臉問：『犁頭呢？』

奶奶用嘆息的聲音說：『先你一脚就回來啦，又躺在炕頭上嘔氣……唉，這些孽種！』

殷老大把頭轉向屋子，高聲說道：『起來，吃完飯跟我到地裡去！大月亮地，正好

粹穀子……』又對自己說：『白天得修路，地又不能荒了，眼睜睜等着餓死！只好賣命，帶着月亮做吧，活一天是一天！』

裡屋炕頭上冒出幾句惱人的話：『我病啦，不能動！』

殷老大的臉色立刻變得通紅，伸長脖子罵道：『你媽個臭皮，裝的什麼病！成天價不幹人事，臨到做活就裝病，裝死也不行！』

只有奶奶心裡明白，犁頭不是裝病，確實是鬧不自在。今天傍晚散工回家，他渾身打着冷顫，好像發瘧子，一進門便問奶奶要錢，不給，立刻撇起嘴，亂摔東西，還四處搜翻，想尋點值錢的物件變賣。可是奶奶陪嫁時的一點銅首飾早被盜光，箱籠裡只剩下破破爛爛的補綻衣裳，散發着霉氣，奶奶用哭似的聲音咒罵。他却橫着眉毛，全不理睬。只在爹爹眼前，他才略略有些懼怕。奶奶從小撫養他，寵着他，於今長大，他把奶奶氣得掉淚，恨他不叫雷打死，但在殷老大前，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，怕殷老大教訓他，她常對鄰家的婆婆奶奶們說，自己的孫子原來很憨厚，都怪日本人心毒，故意開些白面館，花會局，年輕人不懂事，把持不定怎麼會不上鉤，被拖下陷井呢？

老太婆牽着毛驢飲過水，重新把牠拴在牲口欄裡，嘴裡念念叨叨地走進屋子，點亮一盞小煤油燈。她害着很重的沙眼，乍一見亮光，急忙把手搭上眼眉，又紅又爛的眼睛

縫成細縫，又自怨自艾起來：

「唉，唉，老不死的罪過，吃也吃不動，做也做不得，眼痛的也不行！」

犁頭本來臉朝外躺着，一賭氣轉向裡邊，全身仍然不停地抖，還連連地打着噴嚏。老太婆不耐煩地悄聲說：

「起來吧，不知那世的冤家，你爸不是叫你？他這些天正沒好氣，看他會揍你！」
犁頭倒發起脾氣，抖顫着嗓音喊：「揍就揍，我偏不動！」

只聽見殷老大把飯碗往鍋台上使力一放，罵着從外間闖進來，粗黑的髮眉直豎豎地站着，像是豬鬃：

「小雜種，你害的什麼病？明明是犯了白面癮，還來騙我！要死給我滾出去，別死在家裡，費我一張蘆蓆！」

一邊就握住犁頭의 腳脖子，像拉小雞似的把兒子扯下炕來。犁頭的臉色鐵青，不自主的打着噴嚏，眼淚鼻涕全流出來，兩手抖索着抱住頭，朝外便跑，可是後脊梁上早挨了一拳，他的兩條腿絞扭着，跌跌撞撞的奔到院外，嘶啞着聲音恨恨地叫：

「等着吧，不用逼我，早晚有你們反悔的日子！」

殷老大把兒子追出大門，飯也不想再吃，氣虎虎地坐到炕沿上，神色顯得十分沮

喪，尋思自己活了大半輩子，整天像是攔裡那頭黑驢，老累得腰酸背痛，過的可總是苦日子，還得受官家的勒索，軍隊的糟塌，於今更落到日本人手裡，弄得家業破落，兒子又不成器……想到這，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掐住，心頭悶得要死，透不過半口氣來。

但一轉念，他想到那幾畝荒蕪的穀子地，再聽到犁頭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，便蹙起眉頭，無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氣，帶上種籽，牽出驢，把韁繩盤到脖驢子上，然後抗起犁，吆喝一聲，趕着牲口往地裡去了。

春天夜短，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帶幾家的牆頭上，冷清清的，像是落着滿地的霜。莊戶人家吃完夜飯，這該是睡覺的時候。如今可不同了。沿街可以看見許多農婦忙着推磨。篩籬的聲音，吆喝驢子的聲音，朦朦朧朧地好像睡夢裡傳來的動靜。

快到五月端午，麥子長得才齊到人的大腿，從根到梢變成黃色，不久該收割了。一春雨水很厚，農夫們只苦的是勞役太繁，不能及時上糞鋤草，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顧不到莊稼，地裡的青草一尺多高，莊稼反倒像害肺癆的孩子，又瘦又矮，長不起來。殷老大的麥子就更無望了。大路已經修好，攔腰斬斷他的田地，所剩的邊邊角角，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糧食。幸喜穀子很肥，還有點指望。那些天，他白天修路，早晚抽空到地裡做

活，幾畝穀子才算沒荒。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這幾畝地上，但願鬼子別再霸佔去，便不愁餓死！他最有個硬勁，外表不聲不響，似乎滿容易欺負，心裡可有主意，向來不肯叫饒。熟悉他的人說他是棉裡針。其實，他這根針不刺人，只刺自己。不管生活怎樣絕望，針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，從絕望中拖他出來。這些年，他不斷地遇到挫折，不斷地掙扎，心裡常常叨念那兩句俗語：『熬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！』

犂頭却是個敗家子，地裡活不做，總避着不見爸爸的面，四處鬼混，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，手邊儘管窮，隨時可有白面抽。

端午的頭一天，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種的黃菸葉子，趕着毛驢到附近一個鎮店去趕集。他剛在街旁擺出貨色，一個警防隊便來刁難他，罵他不該把驢子拴在集市中心。他陪着苦笑，送給警防隊七八片菸葉，才打發他走開，免得攪擾生意。傍晚，他賣完菸，買了三個黃米粽子，預備點綴點綴明天的節期。天怪熱的塵土又大，趕到家時，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濕透，渾身都是風塵的顏色。雖然趕着驢，却捨不得騎，壓累牠；又怕費鞋，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後跟。赤着腳走回來，這也給他一種舒服滋味。

他把粽子掛到門栓上，脫光膀子，露出一身紫紅色的肉，才又走出房來，看見小毛驢站在大毒日頭底下，蹣起一隻後蹄，垂着頭，眯着眼，靜靜地在打瞌睡。他走上去，

隨意吆喝一聲，替他解開盤繩，卸下馱鞍。驢背上滿是汗，毛都鬆了，他就用兩手很響地拍着驢背，防備牠受風。這當兒，門外有人高聲問：

『犁頭在家麼？』

隨着走進一個又白又胖的漢子，光腦袋，高顴骨，戴着一付黑鏡，滿臉都是橫肉，身上穿着一件長衫。這人看起來像個屠戶，殷老大却認識他叫趙海樓，是當地的流氓，幫助一個日本浪人在本村開『洋行』。他來做什麼呢？殷老大不明白，心裡預感到一種禍事，不覺楞在那兒。趙海樓看見他，劈頭就說：

『你是犁頭他爹吧？到節下了，欠的錢怎麼還不給送去？還得叫我冒着汗跑來要。』

殷老大惶惑地問：『誰欠你的錢？』

趙海樓有點不耐煩，冷冰冰地繃着臉說：『除了犁頭還有誰？這些天，要不是我們供他白面抽，你兒子早癱死了！』

殷老大聽見這事，知道兒子給他們惹下麻煩，氣得冒火，又有些害怕，一時變得沒有主張，支支吾吾地道：『家裡坐吧，家裡坐吧……』

他把來人讓進屋子，臉色冰落落的，十分不安，彷彿要哭的樣子，又忙着叫犁頭的